

公冶长

春秋末期，孔子有个学生叫公冶长。他每天清早去学堂，总看见一雌一雄两条白蛇在路边的古树下嬉戏逗乐。这天放学，他回到古树旁边，却见一条大青蛇强迫白雌蛇交尾，顿时怒火攻心，心里暗暗骂道：“畜牲奸人妻室十恶不赦！”随即搭箭拉弓瞄准青蛇。“嗖”的一声，可怜白蛇中箭丧命，青蛇只擦掉几块鳞片，侥幸脱身逃之夭夭。公冶长叹了口气，从白蛇尸体上拔出箭镞，闷闷不乐地往家里走。

白雄蛇觅食回到古树下，看见伴侣死在血泊中，舔尸痛哭了一阵，细心察看尸体的伤口，验定是公冶长放箭行凶，于是立誓为爱妻报仇。当晚白雄蛇爬进公冶长的房间，蜷缩在靠墙的床脚下，心想公冶长上床后，就缩小身子，爬进他的鞋肚里埋伏，等他半夜起床穿鞋时一口咬死他。等到深夜，仍见公冶长秉烛攻读，它伸颈探头，左瞧右瞧，都觉得公冶长端庄持重，聪颖善良，不是无端作恶的暴徒。忽然听到他喃喃细语：“同窗曾参说过：‘吾日三省其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’”又听到他妻子在床上催他就寝。公冶长说：“爱妻有所不知，为夫今天早晨见条青蛇强奸白蛇，本想射死青蛇警告世间邪恶，哪知不才箭术拙劣，只伤青蛇鳞甲，却使白蛇死于非命。今日特求夫子赐教箭技，为夫还要练习练哩。”公冶长从墙上取下弓箭，下蹲、腾跃、滚翻，一一严格训练，还重复做了仰射、俯射、向左右急转身发射等动作，直到周身疲倦才脱衣上床，并一再叮嘱妻子，听到第一声鸡鸣就唤他起床练武。

白雄蛇吐了一口闷气，回想到雌蛇尸体下边那几块青色鳞片，确信公冶长是个仗义行事的好人，怎么能暗算他呢，对他酬谢才合情理。于是，吐出一颗鸽蛋大小的蛇珠留在他的鞋肚里，悄悄地爬出房间。

妻子听到鸡啼捅醒丈夫，公冶长闻到一般清香，又见房间里亮熠熠的，脚掌刚伸进鞋肚，便觉得踩着一颗圆溜溜的果实。他拾起蛇珠，正要伸舌舔舔这颗发

光的宝贝，一张开口，珠子一骨碌滚下喉咙了。此后，公冶长在没有星光的晚上，看东西如同白昼一样清楚，并通晓一切飞禽走兽爬虫游鱼的话语。

到了假日，公冶长外出打猎，涉过一条小溪，见一群蚂蚁将要被流水旋进石洞，急忙弯下身子，双手把蚁群掬上草坪。一只领队的老蚂蚁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好恩公，好恩公，你是再生的爹娘。今后有难，只要低头长叹三声，我们就尽力相助。”公冶长心情格外舒畅，很快登上半山腰。一只老鸦飞在头顶呱呱地叫：“公冶长，公冶长，南山有只虎拖羊；快快去，快快去，你吃肉我吃肠。”公冶长不理睬它，继续往山上走。可是老鸦在头顶盘旋再三叫喊，重复这几句话。公冶长半信半疑，请老鸦带路，到了南山，果然看见一只老虎卡住山羊的咽喉吸血。公冶长迅速拉弓，利箭不偏不倚，射中老虎的右眼。老虎凄厉地叫了一声窜下了山坳。公冶长不追老虎，把死羊背回家剖了，忘记把羊肠分给老鸦，把羊肠羊肉统统煮熟，全家人享用了几天。

又是一个假日，公冶长又上山打猎。那只老鸦对他说：“公冶长，公冶长，北山有只虎拖羊；快快去，快快去，你吃肉我吃肠。”公冶长跟着老鸦到了北山，哪里见到虎拖羊的影子？只见一具尸体躺在草丛里。公冶长憋了一肚子气，搭箭向老鸦射去，老鸦颈项一闪，张嘴把飞上来的箭衔走了。

事隔两天，公冶长正要开门去学堂，两个差吏闯入屋子，不容分辩，硬是给公冶长戴枷上锁。公冶长无可奈何，只好弯腰向地下长叹三声，听由差吏押到县宰公堂。县宰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公冶长，为何行凶在山岗！快快招供！”公冶长先是一愣，慢慢镇定下来，从容申辩：“小民从来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大人所言，实在费解。”“胆大刁民、休得抵赖！”县宰把一支箭扔到公冶长面前，厉声吼道：“物证如山，还敢不招！”公冶长一眼认出这支刻有自己名字的箭是被老鸦衔走的，便把与老鸦相遇的事从头到尾陈述清楚，最后说：“老鸦为了报一箭之仇，叼这杖箭插在死尸上嫁祸于我，望大人明辩。”县宰沉思片刻，两眼盯着

公冶长：“不打算服罪？还要耍赖，谁相信你听懂动物的话语？动刑！”

公冶长吓得全身打颤，额头冒出冷汗，心里暗叫冤枉。同时觉得被人从背后猛击一掌，跌落深渊，昏昏地下坠。这时突然听到墙脚传来蚂蚁的声音：“好恩公，不要慌，我们齐心来帮忙。”公冶长象在半空中抓住了伸来的救命藤，惊喜得急忙把右手指向墙脚，大声呼喊：“大一人一息一怒，小民所到墙根下的蚂蚁说话啦。”县宰觉得奇怪极了，心平气静地向差役摆摆手，离座走到墙根下躬腰细看，果然见到一路蚂蚁匆忙爬行。于是，回到座位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公冶长，你如果能说中蚂蚁爬到哪里，做些什么，本官就判你无罪。”

公冶长伏在墙根细听，双眉一展，走回公堂中间向县宰叩拜三下，然后说：“蚂蚁异口同声地说：‘县宰房内有缸糖，甜又甜甯香又香；绕道公堂吃蜜糖。为报恩公好心肠。’”

县宰令差吏沿蚂蚁路查察。一会儿，差吏把查明的情况如实禀报：县宰房里有小糖缸，摆置歪斜渗出少许蜂蜜，蚂蚁窝相距糖缸不足半百步，蚂蚁实在是绕个大弯穿过公堂去吃蜂蜜。县宰觉得公冶长的话没有漏洞；寻思他搭救过蚂蚁，得道多助；相信他没有犯罪，当堂释放。

公冶长回到家里，感慨地对妻子说：“我独占共同劳动的果实，没有分羊肠给老鸦吃，险些儿成了冤鬼。今后贤妻多多告诫为夫才是。”

口述者：朱维杰，男，已故，采访时八十二岁，小学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南康镇人，居民。

搜集整理者：南樵，男，四十五岁，大学毕业，汉族，合浦县文联干部。

流传地区：合浦县、北海市、钦州市、浦北县。